

把脉70后

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| 第三辑

——70后作家小说选——

走失的风景

何锐◎主编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| 第三辑

把脉70后

70后作家小说选

走失的风景

何锐◎主编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走失的风景: 70 后作家小说选 / 何锐主编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5399-5510-0

I. ①走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0354 号

书 名	走失的风景: 70 后作家小说选
主 编	何 锐
责任编辑	黄孝阳
文字编辑	段晓珍
特约编辑	宋 慧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1.375
字 数	32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510-0
定 价	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高度、罅隙、迷宫与风景

《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第三辑》沿袭第二辑的编辑体例,入选作品均源自二〇〇〇年以来,发表在国内主要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,时间跨度为十二年。在编选过程中,编者所关注的,仍然是经典、先锋、城市和七〇后,这四个核心词汇,并以此为出发点,去探究作家写作的动因,文学选择的姿态和立场,以及他们同现实联系的方式和内在精神走向。不难看出,对经典、先锋的回应和守望,对现代城市的感觉和想象,以及对七〇后书写的见证和把脉,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重要向度和信号。

《回应经典:大地的高度》共选了二十一位实力派作家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。在编选过程中,力求兼顾作品质量和作家阵容,仍以五六十年代作家为主,但也有四十年代作家加入。按照惯例,在每个短篇后面附上一篇经典话题的随笔,让文本与理念达成互文效应,以探寻作家创作与经典书写之间的隐秘关联。对其中一些作家而言,他们虽是一而再,再而三地触及经典话题,但却并非老生常谈,而是每每谈及都会有新的感悟,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。面对经典,无论是体认或质疑,谦卑或自信,在他们心中总会有敬畏在。重要的是,对重构当代小说经典,他们是充满期待和信心的。事实上,当代优秀作家不仅无一例外地都得益于经典的滋养,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创作,力求对经典作出应有的回应。作家以怎样的方式回应经典,经典以何种面目呈现自身,是由作家的禀赋、能力和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。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。人们仰仗经典,洞悉文学的无穷奥秘,一如凭借大地的高度,尽览险峰的无限风

光。经典是文学存在的标识。只要文学不消亡,总会有经典伴随。有经典,就必然有对经典的回应。回应是一种积极的介入,是与经典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,有助于唤起并强化作家的经典意识。这是克服经典焦虑,重构当代经典小说的必要环节。

经典的形成,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。它首先取决于文本自身的魅力和所释放的精神能量,也离不开特定的机缘。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,它更需要读者的认同和时间的检验,而时间的检验也无非是借助后人的眼光。我似乎更看重精英层面的读者认同。当代经典的确立,不仅需要文学史家的青睐,也需要批评家的鉴赏和文选编辑者的筛选。有必要从多渠道入手,打破对经典建构话语权的垄断,以重新唤起经典的活力,并为呼之欲出的当代小说经典提供必要的参照文本或预选篇目。

新世纪以来,先锋小说创作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精神,并呈现出将前卫精神和艺术经验重新整合的趋势。在特定的语境中,前现代、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,现实性与现代性多种因素的交织,特别是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入,使小说创作更加繁复多变,从而给先锋写作断裂之后的弥合提供了契机。本卷《守望先锋:世界的罅隙》共选了15位作家的十五篇的中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家中,既有一直坚执先锋书写的文坛宿将,也有对先锋小说写作情有独钟的文学新人。他们都具有较强烈的先锋意识和文体意识,或在既定的创作道路上,不倦地进行实验性写作,或不断自我调适,做出一些新的尝试。但又不止于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和叙述实验,更惹人注目的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的强调,对当下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关注,以及对人所承受的异己力量和孤独感的真切体验。入选作品往往各有侧重,或专注现代性表达的多重维度,或致力文体拓展创新,或执著于历史、文化内涵的挖掘,或潜心于个人经验向人类共同经验的还原和提升。先锋书写拒斥天衣无缝的完美的平庸,却乐于在世界的罅隙呈现神奇和诡异之美。新世纪以来,当代先锋小说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上,对当代精神困境的表达上,以及对小说叙事和结构的掌控上,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。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善,先锋书写日趋活跃,并成为一种常态写作,先锋作家的创造力和自信力也在不断提升,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先锋小说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。

与前两卷《守望先锋》不同的是,这次我们特意在大多小说后面,附上了作家自己关于小说先锋观的文字。这些文字多缘于切身的体验和感悟,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文本的理解,而且对读者把握先锋小说的特质不无裨益。他们的有益见解,连同其先锋书写本身,无疑都为我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演进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。

《感觉城市:霓虹的迷宫》共选了十六位作家的十七篇中短篇小说。不妨认为,作家是从感觉切入城市书写的,而感觉是与心灵结合的,对城市的感觉受制于他们的文化心理,并带有个人经验色彩。正是对城市的不同认知和感觉方式,激活了作家的记忆和想象,从而使对城市的想象性叙述成为可能,并由此带来城市书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作家不仅重视感觉、想象、叙述和话语方式在城市书写中的呈现和意义,而且也注重城市文化记忆的唤起、历史奥秘的揭示和城市精神的内在变化及未来走向。由于城市化、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的生活、心灵和观念的改变,城市书写的空间和主题有了新的拓展。这些入选作品中既有对现代都市的后现代主义体验,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怀旧书写;既有对城市病象和社会弊端的揭露,也有对市民和底层生存的关注,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呈现和价值观的表达。城市是一个霓虹的迷宫,充满着巨大的诱惑、悬念和变数,既幻象丛生,又风险密布;既召唤人们心中潜藏的梦想,又喻示并构成了现代的困境,使置身其中的人们雄心勃勃,而又进退失据,充满期待却又焦虑不安,难以找到精神的栖居地和归宿。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,如何才能安顿好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。而今,城市化进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,城市生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所在。在一个全球化、网络化的时代,必然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提出更高、更新的要求,在文学书写中,如何发现并激活新的城市精神,重建城市伦理,唤起城市的内在活力,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命题。也许,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不过才刚刚起步。

七〇后作家群体也是这套丛书所重点关注的。前两卷《把脉七〇后》收入的全是批评家的理论批评文字,意在七〇后的小说创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。编者的这一意图基本实现之后,本卷《把脉七〇后:走失的风景》则以作品为主,选了二十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七〇后的二

十篇短篇小说,这些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在国内文学期刊上的作品,或为作家的代表作,或为他们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。在编选过程中,我们始终保持了和作者的沟通与交流,并充分尊重作者自己的选择,但在篇目最后敲定时,因为要凸显不同作家间创作个性的差异,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。在每篇入选短篇的后面,均附上批评家简明扼要的评论文字。我们特意约请了三位不同代际的批评家,对每个短篇逐一加以点评,从微观层面进行现场把脉,意在发现其潜质,凸显创作潜在优势,并找出存在问题的症结。这几位经验丰富的批评家,对七〇后的小说创作一直比较关注。这次他们欣然应约,对所有短篇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和认真的把脉。在点评中,或褒或贬,见仁见智,但都不偏执一端,且能自圆其说,这不违编者的初衷。至于批评家的眼光是否犀利,点评是否切中肯綮,我相信读者自会做出评判。事实上,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,是最有资格发言的鉴赏者和批评者。

七〇后作家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一支劲旅,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。尽管他们的创作曾被市场和媒体忽略和低估,批评界也时而对他们作居高临下的审视,但面对“似曾走失的风景”,他们却始终保持了从容和淡定。当前,他们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,由倚重中短篇小说,逐渐转向长、中、短篇并重的格局,并在努力进行创作上的调适,酝酿新的转折和突破。这批晚熟的作家创作上似乎还未定型,颇有后劲和可塑性,并且不乏耐心、韧性和雄心壮志。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,会把对时代生活和内心生活的探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,同时也不放弃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对文学性的执著追求。他们正在走出思想的低谷,向文学的精神高地奋力攀爬。七〇后是值得期待的。

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、命名及其意义,我在早先那篇“努力探寻新世纪文学突围的路径”序言中,已专门作过说明,这里就不再赘述。为让读者了解编者的意图,特意保留原序,置于卷末,以为本书的跋。

目 录

前言 高度、罅隙、迷宫与风景	何 锐 / 1
乡村、穷亲戚和爱情	魏 微 / 1
伞兵与卖油郎	徐则臣 / 24
坐摇椅的男人	田 耳 / 42
解决	乔 叶 / 59
蜂房	张 楚 / 80
1937 年的留声机	盛可以 / 96
离歌	鲁 敏 / 113
镜子里的父亲	李 浩 / 128
杨村的一则咒语	阿 乙 / 140
垂老别	张惠雯 / 151
泥人尹	葛 亮 / 170
阿弟,你慢慢跑	路 内 / 189
茄子	戴 来 / 210
松树镇	金仁顺 / 225
鞭炮齐鸣	曹 寇 / 243

跪乳时期的羊	张学东 / 261
听洪素手弹琴	东 君 / 274
灵魂课	朱山坡 / 293
到处都是骨头	海 飞 / 311
爱情到处流传	付秀莹 / 338
跋: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	何 锐 / 351
批评家点评	贺绍俊、何言宏、周立民

乡村、穷亲戚和爱情

魏 微

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，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，世代以务农、捕鱼为生。你也许在电视上曾见过这样的画面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，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河流，它们交叉，会合，在平原上流淌。

村舍掩映在绿荫之中，尖尖的红屋顶的房子。江淮一带的民居，大都是这种样式的砖瓦房，它们踏实，平安，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，于心平气和偶尔也会露出一点小老实。那屋檐是上翘的，做成精致的流线型，俗称“飞檐”。那砖红色的墙和房顶，也透着中国民俗特有的“喜气”。

在这里，哪条河流不萦绕着村庄？河水是流动的，清澈见底。河水也可以饮用，常见人担着两桶水，轻快地走在村路上。夏天的时候，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河里嬉戏，妇女们在这里漂洗衣服，牧童躺在河边的草地睡着了。

这是真的，如果你走在江淮农村，你一定会看见这样的图景。世世代代的人民在这里生活，他们耕作，捕捞，通婚，生育；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壤，这里埋藏着他们的生老病死，百年如一日、向前涌动的日常生活，人世的情感，悲欢离合，世态炎凉。

汽车载着你，驶过了这片土地，一窗子的蓝天和树木，在你眼前静静地伸展，延续数百里；春天的田野上，麦子和油菜花盛开了，一片黄，一片绿，色彩是那样的鲜明，饱满，招摇。

如果你恰逢走进了一个村庄，你就会看见，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开着，

家家户户的门前有草垛，菜园子，猪圈；屋后有茅厕。

你还会看见一些人物，他们都是地道的江淮农民，他们害羞，含蓄，见了生人了，眼睛待看不看的；也有一些小孩子，蹦蹦跳跳地说着江淮方言，他们尾随着你，就像影子一样，跟着你从一户人家走过了另一户人家。

正是农闲季节，村庄好像睡着了。村庄是那樣的安静，祥和，老人们蹲在草垛旁，抽着旱烟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起了农事。有一瞬间，他们的眼睛是看到阳光里去了，阳光是痒的，他们眯缝起眼睛，笑了。他们的笑容是那樣的单纯，很深很深的沧桑的皱纹，无尽的岁月从其间流过了。在那一刻，他们的笑容几乎是浮面的，惯性的，不触及感情的。

有一个农妇，从院子里走出来，怀里端着一盆猪饲料，她一边“噜噜噜”地叫唤着，一边朝猪圈走去了。

这时节，你是看不见姑娘的。她们大多躲在闺房里，静静地做着针线活。她们绣荷包，纳鞋底，织毛线衣，踩缝纫机……总之，一代又一代的姑娘，就是这样躲在闺房里，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。时代在前进，她们手里的针线活，已由手工缝制改为机械操作——可是心思，到底还是从前的那些心思啊。才过了十八九岁，已到了说婆家的年纪了，她们有了自己的心事，无限的憧憬和惆怅——这种事，到底是不踏实的。

她们大多长得很美，有的也不是漂亮，只不过是清楚，明朗，和平，她们的眉宇间有一种动人的姿态。当你走在江淮的乡间，看见一个姑娘迎面走过来，她衣衫整洁，神态矜持而从容；如果你打量着她，她就会低下头，羞涩地、迅疾地走过了。

你也许会觉得奇怪，一草一木，万物生灵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呈现出一种别样的、活泼的姿势。它们是那样的和谐，具有某种朴素的美质。那是因为，你爱上了这片土地，你与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我刚才说过，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，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。在一百多年前，他们从山东迁徙而至，辗转安徽，至江苏，从此安居了下来。他们婚丧嫁娶，生育繁殖，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世纪。

我们家族的穷，是有渊源，有历史的，那是典型中国农民式的穷，单

调,灰暗,没有幻想。他们以土地为生,穷也穷得安乐、坦然,仿佛生来如此,并不辛酸。到了我爷爷这一支,情况略有改观。

我爷爷在三四十年代参加了革命,他组织了武装游击队,打土豪劣绅,也杀过日本人和国军。后来,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解放以后,他被分了一官半职,最盛世的时候,他曾做过地委的组织部长;曾有消息说,他与市长这个职位失之交臂——当然了,这也许只是谣传。

对于我们家族来说,我爷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,他把这个家族的一支带出了乡村,走向城市。他们是他的嫡系子孙,在城里出生,长大,接受教育。总之,这个家族就这样被分离了,其中一支远离了土地。

到了我和弟弟这一代,我们已经完全地被改造了。我们开始过上富足的生活,有身份和地位。我们衣着优雅,谈吐精致,性情敏感而害羞。我们惧怕劳动,体质柔弱,总之,我们与那片土地的联结少了,淡了。我们的感情冷却了。

我们家族的其他人,仍滞留在本土,他们勇敢地、忠诚地面对贫穷,过着百年如一日的的生活。偶尔,他们到城里来了,买台彩电,采购结婚用品,或者买辆手扶拖拉机,总不免要来我们家看看。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穿着崭新的衣衫,蓝卡其中山装的风纪扣,紧紧地卡在脖子上。他们的布鞋也是新做的。他们的神情多少有些腼腆和局促,他们从布袋里掏出旱烟,在腿上轻轻地磕着。一下子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想起来,大家都是亲戚,他们血液的一部分,也在我们的身上汹涌地流淌。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,在乡间生龙活虎惯了的,一向也是落落大方的,可是一旦离开那片土地,来到城里,他们全变了。面对似曾相识的亲人,他们变得紧张,生涩,他们那孩子气的、单纯的面容——那些经过贫穷,岁月的磨难,在阳光和泥土里浸染了许多年而仍旧活泼的面容,在那一刻突然不安了,他们变得拘谨,缺乏自信,他们的神情几乎是死的,呆板的。

我们家族还有一些女人们,有时候,她们也会跟着自己的男人,来到城里。如果放在乡间看,她们也是体面人,她们衣衫得体,举止庄重,她们的容颜甚至称得上是清秀。你在乡间,到处会看见这样的年轻妇女,

她们走在蓝天底下，田埂上，她们穿着素色的碎花布衫，步履轻快，神态安详。她们融入到环境里去了，她们与乡村的环境是那样的协调，和睦，亲为一体。

可是当她们来到城里，她们就显得有些土气了。她们走在街道和楼群之间，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，相形见绌；虽然也穿着西装，瘦身裤子，黑皮鞋，虽然她们的神态是那样的明净，祥和，看上去并不谦卑，可是你一眼就认出来，她们是乡下人。她们的容颜里有一种气息，那是一种土地的气息，它融入到她们的肌肤和血液里去了。

这就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们，当他们寒寒缩缩地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，这时候，你就会对他们怀有某种恻隐之心，或者心生怜悯；总之，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情感，不是喜欢，也谈不上讨厌，你只是觉得，客厅里凭空多了一件物体，显得有些异样。

常常地，我放学回家了（那时我念中学），看见家门口放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我就知道，家里又来穷亲戚了。我母亲向我介绍说，这是你表大爷家的三哥，这是你表婶。

我点点头，照例在客厅里站了会儿；他们也站起来了，非常局促地，他们的脸上堆起了菊花的笑纹，说道，这是小敏吧，才几年不见，就长成大姑娘了。

我母亲说，快坐下，她小孩子家，不值得这样子的。

他们便坐下了，扯扯衣角，不时地拿眼睛打量着我，一下子也想不起要说什么，低着头暗淡地笑着。我站在阴暗的客厅的拐角，看见窗外一片灰色的天空，天快下雨了吧？邻居家的衣服在阳台上飘扬，有鸽子从灰天下飞过了。

我有些难过起来。客厅里的空气是那样的僵硬，生疏，我知道，那是因为我的存在。也不是紧张，只是黯然。长时间没有话语，脑子里是空的，身体完全多余。人都很善良，也有情感，可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，完全不是。

我离开了客厅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甚至觉得沮丧了。天真冷呵，手冻得青白，蜷缩着像只鸡爪子；很多年后，想起我们家的穷亲戚们，总能引起我生理上类似的反应。

我确实知道,在我和他们之间,隔着一条很深的河流,也许终生难以跨越。想起来,我们的祖辈曾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,我们的血液曾经相互错综,沸腾地流淌。现在,我眼见着它冷却了下来,它断了,就要睡着了。

对这一切,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?

他们来我们家,至多也不过是坐坐,吃上一顿饭,说些家常话,就走了。每次也不是空手来,总是带些东西,新打的稻米,刚起的花生,都是自家责任田里产的,也不花什么钱,完全是一片心意。

卖粉丝的人家送来粉丝,做豆腐的人家送来豆腐。腊月的天气,已近年关了,他们骑自行车赶百里的路,来到城里,单单是为卖个好价钱。大清早,他们敲开我们家的门,不由分说,撂下一笼豆腐就走了。

我母亲跟在后面,袖着双手,身体冷得直哆嗦,说道,送这个来干什么,快拿去卖了,给媳妇孩子添件衣服。

他们说,要卖的在这儿呢,这笼豆腐是单给婶子家做的,不卖的。是连夜赶出来的,你掀开笼布摸摸,还温着呢。快做了吃罢,虽不金贵,味道却好。过年过节也没什么好孝敬的,就这点心意,婶子快莫客气。

他们推着自行车就要走了,擤了一下鼻涕,拿手指在棉衣上蹭了蹭。又紧了一下围脖,拿头巾包住了脸,单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冻得发红的鼻子。

我母亲说,中午来家吃饭呵。他们已经走远了。

他们中的大部分人,是不来家里吃饭的,因为敏感和自尊,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。我们家族的人,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,骨子里都是尊贵的,这是从血液深处带下来的,没法子改变的。他们可以送你一笼豆腐,一麻袋萝卜,半只绵羊,他们是心甘情愿的,本心也是愉悦的。他们不想因为这个而接受感激。

我父母要是客气了,他们就会红了脸,说道,大哥大嫂,快别这样说。都是亲戚,换了别人家,我还不送呢。再说,以后也许还有事求着你们呢。——就当我留一份人情在这儿,将来你还我不行? 因笑了起来。

这说的是真话,真话也说得如此漂亮,地道,得体。这里头有“中国

式”的人情世故，做人的精细和含蓄，微妙的利益关系……总之，一切全在里面了。

这时候，他们的神情也放松了，语气也轻快了，他们重新获得了信心；付出让他们如此愉快，付出让他们感觉到人的尊严——这就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们，他们淳朴，平安，弱小，也尊贵。

二

陈平子也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，他是我爷爷的侄孙，属于父系的那一支。他父亲早逝，母亲不守妇道，丢下他们兄弟三个，随一个外乡男人远走他乡。那一年，陈平子已有二十岁了。

他是家族的长孙，为人厚道而沉默。略通文墨，大概是小学毕业吧，或者初中，我也不很清楚。他长相清秀，身材伟岸，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看上去并不见老，显年轻。

他的衣着很朴素，甚至有点随意。有一年春节，他来我们家，竟穿着田间劳动服，还打了补丁，吓了我们一跳。我母亲说，陈平子，你就到这副田地了？也没件新衣服？

他说，有。不想穿。你让我穿什么？穿中山装，还是西服？我看见乡下人穿西服就烦，又不合身份，又土气。

这倒是真的，陈平子不土气。虽然穿打补丁的衣服，看上去也像个农民，可他身上有一种气质。气质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他相貌堂堂。有一次，我母亲叹道，这么一个帅小伙子，命却不好，又穷，又留不住媳妇。

陈平子三十多岁才结婚，是一个外乡女人，也许是买来的吧？家里盖了三间瓦房，也有几亩薄产。可是现如今，农民靠土地为生，已经很难维持了，过得磕磕绊绊的。只是穷。漫无边际的穷，再穷下去，就安心了，不再抗争了。

陈平子能吃苦，脑子也活络。他经营起庄稼来，可不省力气，又是耕种，又是收割，再是天寒地冻，他也要去田里看看。农闲季节呢，他就打短工，为人盖房子，砌砖，弥缝，他是个好瓦工呢。谁家遇上红白喜事了，

他便给人出谋划策,关于风俗和细节,怎样闹新娘子,怎样讨喜钱不为过分;何时出殡,儿孙们站在哪里,媳妇们什么时候哭丧,他全懂。他给的建议也极妥当,富有人情味。

也是在红白喜事期间,他给人家当厨子。他置办酒席,从买菜,到烧汰,到洗涮,他里里外外一把手呢。你没看见过陈平子系着白围裙的样子,他干净,清爽,他在灶间忙碌,大声吆喝着。偶尔闲下来,他在庭院里站着,静静地点燃了一根烟。他倚在廊柱上,噙着嘴逗树杈间的鸟雀说话。

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乡村青年吗,他贫穷,安静,有种不自知的快乐。他坐下来,看地上的一个小姑娘在画圆圈。他逗她说一些无聊的话,自己先笑起来。小姑娘也不搭理他。他又说,哎,给我讲讲新娘子。小姑娘说,有什么好讲的,待会儿你自己看就成了。

陈平子笑道,你新嫂子长得漂亮吗?

小姑娘说,眼睛大,就是胖了点。

陈平子说,胖好。

小姑娘抬起头来看他,很不以为然地说,胖有什么好?

陈平子细细地眯起眼睛,一脸的坏笑,说,你小孩子家不懂得,女人还是胖的好。

他侧过头去看堂屋的酒席,下午的阳光落在门框里的地砖上。有一个男人侧过头来擤鼻涕。席间有人在猜拳,隔着圆桌,双手比画着,脸涨得通红。陈平子只是微笑着。

结婚已有一些年头了,陈平子还能记得,那天自己做新郎官的时候,脸上寒缩的笑容。他在庭院里走着,看看这,看看那,说不上两句话,又被人扯开了。他觉得欢喜,可是那欢喜也是茫然的,空洞的,虚飘的,也不知该做些什么。身子被分成了几截,在阳光底下,只是忙乱,纷扰,有片刻的清醒,一点一滴的,全是不相干的。

他女人是两年前失踪的。她原本是外乡人,来无踪,去无影,陈平子也没去找。他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带着五岁的女儿过活。——他原本再想要个儿子的。

陈平子觉得羞愧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见人抬不起头来。他把自己

关在院子里，一天天地晒太阳。他坐在屋檐底下，袖着手，身体蜷缩得像一只软体动物。晌午到了，他起身去厨房弄吃的，他女儿跟在他身后，抱着柴火，往灶里擦火。

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，陈平子不敢回房睡觉。他女人瘦，干瘪，邋遢，陈平子喜欢丰腴一些的女人。起先，他嫌她不够好看，就有族人出来说话了。大意是，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，哪里容他横挑竖拣的。漂亮能当饭吃？他陈平子漂亮，却打了三十多年的光棍！这话怎么说？也有一些年轻后生，对陈平子耳语道，你没经历过，关键不在胖和瘦……陈平子便笑了。

即便隔了两年，陈平子还能想起她的身体。她给与他的好处；她躺在他的脚头，她瘦小的怀里的温暖。

起先是因为自尊；也疼惜他自己；后来呢，就疼惜钱财了。这是真的，他娶亲花了二万多块钱，又是造房子，又是聘礼，他欠着债呢。

我听我母亲说，陈平子曾去过深圳，在建筑工地当瓦工，后因工头克扣工资，半年以后又回来了。说起深圳，陈平子总是摇头叹息。显然，他不太适应那个城市。他拘谨，贫困，没有尊严，也看不见希望。而且，他也不够狡智。

总之，这是一个农民在城市的遭遇。他失败了，带着羞辱，空手而归。他又回到了自己贫瘠的土地上。在这里，他被养育了三十年，他娶妻荫子，他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天马行空地生活过，死了也安静地躺在这里。

他又操起了老本行，做瓦工，当厨子。一切是那样的熟能生巧，他做活能做出乐趣来。每一道工序，他深谙它的拐弯抹角处。大到结构的掌控，小到细节的雕琢，他总是得心应手。

他有着一个工匠的责任心和道德感。况且，他是自由和快乐的；穷当然还是穷的。

他说着家乡话。爬上屋檐盖瓦，听着人们在说笑话，他也会插上一两句，咧着嘴不动声色地笑着。他是有点冷幽默的。

村路上有姑娘走过来了，他看着，并不像别人那样起哄，搭讪，垂涎。喜欢也是喜欢的，他觉得愉悦。已是春天了，从屋顶往下看，只见得遍地